

前 哨

普魯斯著

庄壽慈譯

前 哨

〔波蘭〕普魯斯著

庄寿慈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Boleslaw Prus

PLACÓWKA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鲁斯选集”第二卷
(Болеслов Пру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5) 中“Форпост”译出, 俄译者为Е. Рифмин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牌楼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048 字数 213,000 开本 850×1108 1/32 印张 $9\frac{1}{8}$ 插页 3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000 册

定价 (6) 2.95 元



作者像

一股泉水从一座像茅屋一般大的小山岡底下湧流出来——这就是布亞尔卡河的源头。这股泉水在那乱石嶙峋的地上冲出了一道深溝；水在溝里翻騰，彷彿一羣准备出窩的蜜蜂一样。

布亞尔卡河有一哩長是在平地上流过的。村庄、森林、田野上的树木、岔路口的十字架——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可是因为离得远，都变得很小了。那一片平地彷彿是一张圓桌，人在这張圓桌中央，就像一只被罩在天藍色的罩子里的蒼蝇一样。他合法地吃他能够找到的一切以及別人沒有从他手中夺去的一切，只要他別走得太远，飞得太高。

可是，南面一英里以外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布亞尔卡河低矮的河岸不見了；那里的河岸更高一些，田野上岡陵起伏，小路时高时低，有的地方隆起来，有的地方又凹下去——道路越来越陡。

平野不見了，四面都是谿谷，左右前后已經不是广闊的平地，而是像几層楼一般高的山岡，这些山岡有的傾斜，有的險峻，有的光秃，有的長滿了灌木叢。一个谿谷連着另一个谿谷，一个比一个更狹、更荒凉，接着又是第三个、第四个、乃至第十个……空气寒冷而潮湿；当你登临一座高岡时，你就可以看到由許多

互相交叉、向着四面八方分出去的谿谷結成的巨網。

沿河再走几百步，景色又不同了。山岡越来越矮，孤另另地屹立着，就像一些巨大的螞蟻窩一样。中午的时候，陽光逼人；谿谷的邊緣落在后面了，一片平坦的布亞尔卡河盆地便呈现在眼前。

如果說大地是一張大桌，造物主在这上面为他自己的一切創造物陈設餽饌的話，那么布亞尔卡河盆地便是一个巨大的橢圓形的卷边盤子。这个盤子只有在冬天才是白色的，在其余的季节里却儼如意大利的彩陶，上面塗着鮮艳的花紋和許多奇形怪狀但又很美观的圖案。

具有神技的陶工把一片草地安置在这个盤子的底部，並且用布亞尔卡河这根帶子將它从南到北分成兩半；在这河流藍色的底子上，每天早上和晚間都閃耀着紫紅色的波光，中午是金黃色，而在月夜却是銀白色了。

这位全能的神匠把盤子底部裝飾好了以后，便来塑造盤子的邊緣，他費尽心机，使得每一边各不相同。

西边荒凉而黯澹。这兒的草地被山岡的斜坡切断了，那些山岡上复盖着一層石灰石。間或有些地方生着一叢野薔薇、一株矮赤楊，或是一株枯萎的櫻桃。到处是寸草不生的地面，好像剥了皮一样。最坚韧的草木在这地方也会受不了：这兒沒有植物，有的只是黃色的粘土，灰色的沙層，或是宛如死人牙齒一般的岩石。

东边的景色就完全不同了：它被佈置成一个分为三層的圓形劇場，一層比一層高，像坡台一样。第一層紧靠河边，是一片黑土地；在这片黑土地的一边，有些菜园环绕着一長排高低不齐的茅屋——这就是村庄。第二層是黏土地；几乎就在那个村庄的上方，矗立着一座庄院，村庄和庄院之間有一条老菩提树

的林蔭路連接着；左右兩邊，凡是你能看得見的地方，全是一塊塊巨大的、長方形的庄主的田地，那上面種着小麥、黑麥或是豌豆，有些則是休耕地。第三層是沙土地；上面種着燕麥和黑麥。在更高的地方，則是一片黑蒼蒼的松林，彷彿在支撐着藍天一樣。

盆地的北面綿亘着一列山岡。這些山岡都像墳墓一樣，孤另另地屹立着。有三個山岡是農民尤塞克·斯利馬克的產業，其中一個在附近一帶算它最高，山頂上長着一棵松樹。

斯利馬克的小農莊很像一個隱廬，離村子很遠，離那座莊院更遠。

這塊地共有十畝^①，東邊接近布亞爾卡河，西邊接近大路，這條大路恰好就在地地方橫穿盆地，直通下面那個村莊。

斯利馬克的整個屋子緊挨在大路邊上。茅屋有兩扇門，一扇迎着大路，一扇通到院子裡；馬棚、牛欄和豬圈都在一個屋頂底下；此外有一個谷倉，還有一個車棚，裡面放着一輛大車。

盆地的農民常常譏笑斯利馬克，說他好像住在西伯利亞流放所一樣。“不錯，”他們說，“他離教堂比我們近，可是沒人跟他談話。”

不過，這個隱廬並不怎麼荒涼。在溫暖的秋天，你可以看見一個穿白衣服的長工在那個小山岡上駕着兩匹小馬耕田，還可以看見斯利馬克的妻子領着一個小女工，兩人穿着紅裙在田地上挖土豆。十三歲的安德烈克·斯利馬克經常在那些山岡之間的窪地上放牛，放牛的時候，他還做出種種古怪的玩意。如果你再仔細搜尋一下，還可以看見頭髮像亞麻一般白的八歲的斯塔西克，他不是沿着谿谷閑逛，就是坐在岡上那棵松樹底下，沉思

① 波蘭旧面积單位 Morg，約合我國五·四市畝，這裡為方便起見，譯為“畝”，下同。

地望着那片盆地。

这一个小农庄不过是人类事業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它却是一个經歷过各种时代並且具有自己历史的特殊的小世界。

譬如，我們还记得有过这样一个时候，尤塞夫·斯利馬克的土地还不足七亩，屋子里只有他和妻子兩人。但是，不久就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事是妻子生了兒子安德烈克，还有一件事是根据地役权的規定，他的农庄增加了三亩地。

这种情况在斯利馬克的生活中引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买了一头母牛和一头小閹猪，並且开始雇用村里的貧农来幹地里的活。

过了几年，第二个兒子又出世了。当时，妻子斯利馬科娃僱了一个年老的女工索貝斯卡婭帮她工作，言明試用半年。試用期限后来又延長了三个月，但是有一天晚上，索貝斯卡婭怀念那个小酒店，終于逃到村子里去了；后来傻婆子佐西卡来頂她的缺，也是試用半年。斯利馬科娃总是覺得：只要农忙一完，她就可以不僱帮工，自己可对付了。

傻婆子佐西卡在斯利馬克家里幹了將近六年，斯利馬克家里的活兒虽然沒有減少，她却轉到庄院里当長工去了。斯利馬科娃这一次便僱了一个十五岁的孤兒馬格达；这个女孩自己本来有一头母牛，一些土地和半間茅屋，但她不願在自己家里过活，宁願到別人家去当帮工。据馬格达自己說，她的伯伯把她打得半死，其他亲戚也只是知道一面开导她，一面劝她順从，說什麼她的伯伯越用棍子打她，对她越有好处。

在这期間，斯利馬克都是自己料理田地，只是偶尔僱用一兩個短工。虽然这样，他还能抽出時間駕着自己的馬到庄院里去工作，或是給那些住在市鎮上的犹太人到城里去运貨。但是庄院里找他幹的活越来越多了，他便顧不得家里的事，因此时常僱用

一些短工，后来便开始物色一个長工了。

到了秋天，斯利馬克的妻子终于跟他鬧了起来，要他找个工人。恰好在这时候，那个被大車压坏了一只脚的馬采克·奥甫却支出院回来。他的身体很瘦弱，走得筋疲力尽，路过斯利馬克的家，便在門外一塊石头上坐下来歇一会，可憐巴巴地向着屋子那边張望。这时候，斯利馬科娃正在門廊里搗碎饅牲口的熟土豆，土豆的香味随着陣陣的热气瀰漫了整个院子。奥甫却支聞見了这股味道，肚子里难过極了；他疲乏不堪，好像生了根似的，坐在石头上不能动弹。

“是你呀！奥甫却支？”斯利馬科娃招呼他，几乎認不出这个衣衫襤褸的跛子了。

“是我，”这个穷汉回答。

“村里人們都說你被压死了。”

“比死还坏，”馬采克嘆了一口气，“他們把我送到医院里去了。那个大車要是當場把我压死可多好！我現在也就不必为安身的地方操心，而且也不会餓得这么难受了……”

斯利馬科娃想了一下。

“只要你不会死，”她过了 一会又說，“我們就 僱你当長工……”

馬采克从石头上跳起来，拐着一只脚，走进了屋子。

“怎么会死？”他大声說。“我的身体还很結实，只要讓我稍微吃飽一些，我可以幹兩個人的活。給我一点菜湯和面包，讓我吃个飽，我就可以給你劈一大車柴。你就試用一星期吧，我会把你全部的山田耕出来。只要有点衣裳和破靴給我穿，我願意給你們幹活；最要紧的是冬天要有个安身的地方……”

奥甫却支住了口，心里奇怪怎么竟說了这么多話，因为他一向是不大开口的。斯利馬科娃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給了他

一些吃的；等他吃完了一盆菜湯和一盆土豆，又吩咐他到河边去洗澡。晚上斯利馬克回到家里，她便把这个新僱的長工領給他看；这时，長工已經劈好了柴而且餵过牲口了。

当他的妻子对他講这一切情形的时候，斯利馬克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他是个軟心腸的人，想了一会便說：

“好，馬采克，就留在我們这兒吧。反正是有福同享，有苦共嘗。假使，但願上帝保佑不会这样，我們家里一塊面包也沒有了，你还可以像你今天到这兒来一样，到你可以去的地方去。把身子养結实点吧，总有一天，人家想搶你也搶不走哩。”

这样一来，这份人家就添了一口人。他像螞蟻一般的安靜，像狗一般的忠实，尽管是个殘廢，幹起活来，簡直不像一匹馬，却像兩匹馬。

从此以后，不算那只栗色的狗布列克，斯利馬克家里既沒有添孩子，也沒有添長工，也沒有添牲口。这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平穩。他們所有的忙碌，所有的憂慮、期望，和所有的念头，全都集中在維持眼前的平安这个目标上。那个小女工把木柴抱进火爐，或者边唱边跳地跑到地窖里去取土豆，为的是这个。女主人天明就起来挤牛奶，或者在火边把个鉄鍋搬上搬下地烘面包，为的是这个。奥甫却支滿身流着汗，时而弯身在鉄犁上面，时而拖着跛脚在木耙后面蹣跚，也是为着这个。最后，斯利馬克也是为着这个，一早就噤哩咕嚕地念着晨禱到庄主家的谷倉去，或是把卖給犹太人的黑麦运到城里去。

为了这个目标，他們冬天休閒的时候，就耽心地里落雪太少，或是筹划从什么地方弄到牲口的草料。为了这个，他們在五月里祈禱天主普降甘霖，而在六月底又祈禱天主收雨放晴。也是为了这个，他們在每次收获以后，总要估計每一垛庄稼可以打出多少谷子，又能卖个什么样的价錢。就像蜜蜂圍繞着蜂房一样，

他們的思想集中在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就是操心每日的口糧。他們很難避開這條道路，完全放棄更是不可能。他們甚至有點自豪地說，貴族活着為的是享樂和發號施令，而一個農民活着却為的是养活自己和別人。

2

四月已經到了。午飯後，斯利馬克一家各人去幹各人的活兒。斯利馬科娃把紅頭巾的兩角緊緊束在腦勺上，然後把一包洗過的被單往背上一搭，向河邊走去。斯塔西克跟在後面，仰頭看看空中的浮雲，覺得今天的雲似乎跟昨天的並不一樣。女工馬格達在洗碗碟，嘴里唱着“噢，達！達！”女主人离家越遠，她就唱得越是起勁。安德烈克推了馬格達一下，又拉一拉狗的尾巴，然後拿起一把鋤頭，吹着刺耳的口哨，跑到菜園里鋤田壟去了。

斯利馬克坐在爐子旁邊。他是個中等身材的漢子，胸脯寬大，胳膊粗壯。在他安詳的面部，修得短短的胡鬚呈現一片陰暗，長頭髮像馬鬃一樣復在前額和披在頸背上。在麻布襯衫的領口上，一顆鑲在黃銅框里的玻璃釦子閃閃地發着紅光。他把左臂擱在右手捏起的拳頭上，抽着煙斗；當他的眼睛閉起來，腦袋過於下垂的時候，他就坐得更加舒服些，把右臂擱在左手捏起的拳頭上，又抽起煙來。

他噴出陣陣灰色的煙霧，打着瞌睡，時而向屋子中央吐一口唾沫，把煙斗從一隻手換到另一隻手里。當煙斗像只小麻雀吱吱叫起來的時候，他就在板凳邊上敲它几下，用手指握一握。最後，他站起身來，打了個呵欠，把煙斗往爐子上一擱。

斯利馬克側日向馬格達望了一眼，聳聳肩膀。那女孩在洗碗碟的時候跳个不停，她的這種活潑勁兒在斯利馬克心里引起一種同情。他現在不能這樣跳跳蹦蹦，因為他很明白：一個人在辛辛苦苦幹了一陣活以後，手脚和腦袋有多么沉重。

斯利馬克套上釘了鐵掌的厚靴，穿上硬幫幫的外套，在腰間束上一根硬皮帶，把一頂高高的羊皮便帽往腦勺上一扣，覺得手脚以至全身越發沉重起來了。他忽然起了一個念頭：吃過一大盆土豆湯和一大盆乳渣面条之後，與其去幹活，倒不如在草堆上睡它一覺。但他克制了這個念頭，不慌不忙地走到院子裏去。他的那件土黃色的外套和那頂黑色便帽，使他看起來就像一截燒焦了頂的松樹墩。

谷倉的門是開着的，几束禾草彷彿故意從那里露了出來，引誘他去打个盹。斯利馬克掉轉頭，向今天早上才點了燕麥種的一個小山岡望了一眼。他彷彿看見了那些哇里的金黃色的種子，它們驚慌地拚命在泥土底下躲避成羣飛來啄食燕麥的麻雀，可是躲又躲不掉。

“你們早晚要把我吃光的，”斯利馬克嘀咕着。他用沉重的脚步走到簷下去，從那里拿出兩架像窗檻一般的木耙，上面插滿粗大的櫟木齒。然後他又從馬棚里牽出兩匹栗色的馬，有一匹打了個呵欠，另外一匹微微翕動着嘴唇，睜起眼睛向斯利馬克看了一眼，好像對他說：“庄稼佬，你別趕我們上山去，自个兒去打個盹不好嗎？難道我們昨天給你幹的活還少嗎？”

斯利馬克只是搖搖頭。他把兩匹馬駕在一架木耙上，又把另一架木耙系在后面，兩匹馬便開始慢吞吞地走動起來。他們走過馬棚后面綠油油的草地，順着山岡褐色的斜坡走上去，最後到了岡頂。

如果有人從院子裏向那遮住山岡的馬棚頂望過去，就會看

到这个粗短身材的农民和那兩匹垂着头的馬恰像在那碧藍的天空里蹣跚——前进百来步，又回过来走百来步。每当他們走到田垠边上的时候，总有一羣麻雀飞起来，憤怒地唧唧喳喳地叫着，像一陣烏云似地飞到对面去。这羣麻雀有时飞落在旁边，嗽嗽地叫个不停；它們怎么也不懂，斯利馬克为什么把那么多好东西用泥土盖起来……。

“傻瓜！傻瓜！……真是个大傻瓜！……”麻雀大声叫着。

“哼！”斯利馬克低声說，揮着鞭子。“要是我听你們这些連懶虫的話，連你們都要餓死在那籬笆下面了。这些無賴，还敢譏笑人哩！……”

斯利馬克的劳动並沒有給他帶來什么快乐，也沒有人重視他的劳动。不但麻雀批評他的工作，那兩匹栗色的馬也輕蔑地在他的鼻前甩弄尾巴，就連那木耙也使尽力气反抗，不肯前进，甚至每一塊小石头，每一个泥团兒也都想尽方法阻碍他。那兩匹洩气的馬簡直是一步一蹶，虽然斯利馬克喊着“喂，寶貝兒！”催促它們一下，它們才走一步，可是木耙又發起脾气来，拚命往后拉。当木耙不再固执的时候，石子不是滾到馬蹄底下和斯利馬克的脚下，就是卡住了木耙齿，甚至把它們斃断。就連那忘恩負义的土地也表示抗拒。

“嗨，你这畜生，真是比猪还不如！”斯利馬克怒冲冲地罵道。“要是我用一把鉄篋在猪身上搔一搔，就像我用木耙搔你一样，猪不但会乖乖地躺着，还要快活得哼起来哩。可是你尽拧扭，好像我讓你受了委屈似的！……”

太陽替那受了侮辱的土地辯护，它向褐色的耕地投下一大束陽光，照出它身上一塊塊黑色和黄色的斑点。

“你瞧！”太陽說，“你看見这一小塊黑土嗎？这个山岡当你爹在上面种小麦的时候就是这般黑了。現在再看那一塊黃的：你

瞧，粘土从黑土下面露了出来，很快就要把你的耕地佈滿了。”

“我有什么錯呢？”斯利馬克表示抗議。

“你沒錯嗎？”土地也低聲說。“你自己一天吃三頓，可是你多久才餵我一次？……我的天，八年才一次！你給我的難道算多嗎？這一點兒吃的，連一條狗也會餓死。對我這麼一個孤苦的人，你舍不得給的是什麼呢？……說起來也丟人，不過是些馬糞和牛糞！……”

斯利馬克低下頭，傷心地沉默着。

“要是你老婆不把你趕出屋子，你大概就是整天整夜睡覺，可是你多久才讓我休息一次呢？十年才一次，並且你的牲口還要在我身上踐踏。你這樣耙我，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你不妨試試看，不給母牛干草吃，也不給它墊麥稈，你就是用刷子去搔它，看它會給你多少奶。你的母牛會病倒，鎮上還要派兽医來殺死其餘的牲口，那時候，連死牛皮也不會有了一個屠宰商要了！……”

“天哪，請你發發慈悲，救救我吧！”斯利馬克嘆了口氣，覺得土地是對的。但是，儘管他是這樣悲傷後悔，卻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反而吹來一陣陣西風，在田埂上干透了的小麥稈中間不住地迴旋，緊在他的耳邊呼嘯：

“等着吧，等着吧，我就要來懲罰你了！……我將帶來暴雨和洪水，把你耕地上最後一點肥土沖到大路上去，沖到莊主的草地上去。即使你用自己的牙齒去耕田，你的田地也將一年比一年更壞，全部都要荒掉！”

風並不是憑白無故來威嚇他的。在斯利馬克的父親那一代，這地方每畝耕地可以收十石^①小麥，而現在能夠收到七石黑

① 原文為Korzec，波蘭舊重量單位，約合一·二八公石，這裡為方便起見，譯為石，下同。

麦就得謝天謝地了；兩三年以后又不知道怎样呢？……

“唉，这就是农民的命运啊！”斯利馬克低声地怨嘆。“幹呀，幹呀，到头来还是难上加难。唉，要是我能再买一头牛，把那塊草地弄到手，景況就会不同了……”他用鞭子指指那河边的一塊草地。

“傻瓜！真是个大傻瓜！”麻雀唧唧喳喳地叫着。

“瞧，粘土已从黑土下面露出来了！”太陽老是这样說。

“你不讓我吃饱，你不讓我休息……”土地呻吟着。

“笨蛋，你这笨蛋！”懶惰的、可是口齿鋒利的木耙怒冲冲地噉咕着。

“嘻，嘻！”風在那些干透了的麦程中間譏笑着。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啊！”斯利馬克低声說。“庄主或是管家的罵我一頓，我也不会这样难受。可是从这个不出声的畜生的嘴里，你却听不到一句好話……”

他揷开五指搔搔头髮，連帽子也被推到左边耳朵上去了。这时他把那兩匹馬喝住，很想向各处了望一下，解解他一肚子的悶气。

离茅屋不远，在那大路边上，安德烈克在用鐮头掘田壟，他不时伸个懶腰，向鳥兒抛一塊石子，一面用一付假嗓子高声唱歌：

啊哈！当我狂跳
克拉科的土風舞，
皮靴叭噠噠的响，
地板裂成了碎片。

有时他在小窗子上敲一敲，裝着馬格达的腔調，尖声尖气地唱道：

在黑暗里面，

我看不清你，
如果你把門兒打開，
說真的，那可多好！

馬格達在屋里用同樣的調子回答他：

我这个小孤兒，
虽然快去討飯，
我可不願在黑夜里，
偷偷地跟你親嘴。

斯利馬克向着那片小草地掉过头去，看見了他的妻子。她穿着襯衣和薄裙，彎着身子蹲在橋底下，用一根木杵捶打被單，整個盆地裏响着木杵的回聲。斯塔西克也在那片小草地上，但已不是坐在母親旁邊，而是獨自朝着上游往谿谷走去。他不时在河邊坐下來，兩手托着頭，久久地凝視着水面。

“我倒要知道他在那裏看什麼！”斯利馬克笑了一笑。斯塔西克是他最喜愛的孩子。這孩子不像別的孩子，經常看見普通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東西。

斯利馬克揮了一下鞭子，那兩匹馬便走動起來。木耙又埋怨了，麻雀又從他的腳下飛走，風又在那些麥程中間颼颼地吹過去，可是斯利馬克在想別的事情。

“我有多少地？”他思量着。“總共是十畝，就是缺少一塊草地。要是我只種六七畝地，讓其餘的荒起來，那我怎能養活一家呢？長工雖然是一個癩子，吃起來可不比我少，另外，你還得給他十五塊盧布。馬格達雖然吃得不多，可是她幹的活好處却有限。生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希望莊院裏再喊我去幫忙，或是猶太人僱我的大車去運貨，並且讓我的老婆再去賣一次牛油和雞蛋，或是把那些小豬餵肥。所有這些可以賺很多錢嗎？如果在一年之內能夠在錢櫃裏積起五十塊盧布，那就謝天謝地了。

其实，我們初結婚的时候，手头上有这么一百塊盧布也不算希奇……”

“地里当然要上肥，那时候粮食剛剛够吃，干草和燕麦都不得不向庄院里購買。可是，他們忽然不肯卖飼料給我，又不僱我去幹活——那时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把牲口赶上市集卖掉，活活的餓死……”

斯利馬克心里盤算：“对，我的地沒有格日布、盧卡什克或是薩尔 涅茨基那么多。他們都当了老板。有的帶着自己的老婆，坐四輪馬車上教堂去；有的戴着無边帽，活像个箍桶匠；有的成年盼望村長免职，好給自己找个肥缺。你自己就苦守这十亩地混混吧，对庄主管家的再巴結一点，讓他不要忘掉你。”

“算啦，随它去吧！”斯利馬克下了决心。“俗語說得好，宁願当一个有三十亩地的神父，不願当一个只有一亩地的农民。如果我的牲口多几头，再有一塊草地，那我就可以不要庄院的照顧，也可以种上苜蓿了……”

河那边的大路上，忽然揚起一陣塵土。斯利馬克看見了这陣塵土，心里琢磨着：一定是个什么人騎着馬打庄院向桥头奔来了。可是这家伙騎馬的式样很古怪。这陣塵土时而前进一二十步，时而又后退一二十步。有时塵土完全歇落下去，于是斯利馬克敏銳的眼睛連那匹馬和騎在馬上的人也能辨認出来。过了一会塵土又飞揚起来，在大路上滾旋，好像忽然起了風暴一样。

斯利馬克喝住了兩匹馬，用一只手放在眼睛上遮住陽光，心里暗想：

“这家伙騎馬可騎得真怪，会是誰呢？庄主又不像庄主，馬車夫又不像馬車夫，完全不像个天主教徒，可又不是个犹太人！……犹太人的确就是这样俯身在馬上的，可是犹太人騎馬时可